

Am IV

甲子夏日

嬉

笑

集

讀詩集主人看

甲子年元月九日

廣東俗話七律詩

漢書人物雜詠三十七首

懺綺奩主人著

○秦始皇一首

荆軻嚇失佢三魂好在良官有搬親野仔執番条爛命龜公
害盡幾多人監生點解嚟陪葬臨死唔知重拜神萬里咁長
城一座後來番鬼當新聞文

○其二

六國吞埋攞吓鬚安心咁就著龍袍收齊爛鐵燒銅像堆起
新書透火爐過海點嚟求味藥當天重去貼張符既然慌到
江山臨生仔唔該叫亞胡胡公孫 孫公孫

○漢高祖三首

老蕭話佢大拋禾一味麒麟訝狻多傳令入城安百姓充軍

趨路做乖哥終須馬邑嚟攻打點使鴻溝去講和至弊箇回
行錯路幾乎蕩失兩公婆(新印本缺此首)

○其二

荷包冇貨種招呼外父公眞眼色高皇帝著条龍打種功臣
當隻狗搵毛亂嚟射尿淋人帽詐去疴痲避把刀唔係打蛇
隨棍上江山點得到渠撈撈

○其三

幾句歪詩大砲車唔通咁就嚇人咩老婆惡馬封親戚野仔
眞狼食伯喻用到軍師疴削屎做成皇帝笑佷牙霸王已自
烏江喪邊箇同渠換手抓瓜

○陳涉

有隻狐狸會出聲突然叫起佢尊名招兵直筆鬆監犯放火

開牌嚇老更點估天書仍係假誰知鬼卦認真靈咁都皇帝
爭唔到重做包喻亂七坑

○秦二世

亞官真正火麒麟呢件龍袍點稱身咪估蒙元唔識鹿誰知

太監係閩鵲軍師箇陣明知死龜旦週時咁失魂大話重還

兼好彩江山趁早送埋人

○李斯

兩仔爸都喊一聲呢回鬼叫你唔精烏蠅已自縊埋腳黃狗

焉能帶出城整定命窮該食粥可憐屎急正開坑先該咁辣

成条令係話超人就趨星

○蕭何

一入咸陽屎眼鬆執埋數部去充公出身咪笑衙門仔發腳

嚟追褲襠虫幾隻武牛唔忿氣成班獵狗咁爭功若然皇帝
遲開口打到登時亂晒籠

○曹參

呢位房科咪睇輕週時督隊去攻城跟埋狗尾人真笨攞順

貓毛佢咁精打仔點關皇帝事排班唔共相爺爭明知替手

將輪到大早行頭就執生

○張良

濶官散盡咁多貲只恨龜公死得遲執起草鞋交伯父落埋

蚊帳做軍師慣孖皇帝撐枱腳怕見行家剗地皮重話鍊丹

唔食飯原來借意就趨之

○韓信

單單婆妯眼睛開棍咁光時冇睇衰點忿低頭捐褲襠分明

打手上雷臺相爺趁勢吹多句老將登時震起來咪話青錐
唔識相果然黑狗就當災

○陳平

劈落書包就帶兵週身牙力會撻下生嚟刺壳鷄春靚重比
癡金狗屎腥猪肉分勻唔過戩龜頭縮住咁靈藥若然唔得
周丞相撞板幾乎撞到清

○周勃

口馬輸人使乜慌總之老實好商量碰咁皇帝嚟查帳逼住
將軍要落箱靚仔著渠抽痛腳惡婆因咁扭孿腸果然醒水
割蛇佬臨死纔拉佢上場

○項羽

聲大条腰又咁龐殺人放火亂糟糟惡爺點忿嚟丟架病佬

唔啱想啲煲兩隻公婆流出尿八千人馬剩揸毛吟詩睇自
唔電跑到烏江就一刀

樊噲

鞭眼吹鬚咁嚇人牛精又會上條陳豬頭起勢墜多塊狗肉
先時戩幾斤皇帝啲煲真混沌老婆封爵咪沙塵呢条老命
幾乎凍好在閩邊扔點親

彭越

行水都收好幾年地蔭做到出生天咪慌獺仔爭皇帝只怨
龜公使爛錢箇件人情唔在講呢条狗命點嚟填肉隨砧板
搗成醬重有裝罌比你先

黥布

充軍充去做姑爺小姐唔嫌面有瘡往日腳鐐都帶鎖呢回

屎桶要擔柳大王作反真該死亞奶勾人總有差唔係姦夫
嚟告狀龍袍一定有揸拿

○ 范增

老貓燒剩幾条鬚悔恨當年眼有珠濕水馬騾唔過玩撈
泥菩薩點能扶明知屎計專兜篤重想孤番再殺鋪一自鴻
門渠錯過神仙有篋亦難種

田橫

亞橫真正係英雄話過唔撈重勢兇趨到四圍都近海任從
兩箇去捐窿吹盤貓麪監人食成件龍袍讓佢充一味唔兜
情願死咁嚟泡製箇龜公

叔孫通

行家都係一蕝葱書櫃搬齊起字茸俾佢教精鈎鼻佬監人

學做叩頭虫醉貓箇陣都行禮顛狗呢同有亂籠兩位秀衣
扒逆水亞通就要鬧唔通

鄺食其

伯爺公會扯皮條吹起牛屨響過簫一駕馬車嚟代步四圍
賊登去招徠帽來射屎都唔怕鑊到加油重點趨因為激惱
田老廣話渠貓尾棚成条

荆通

鬚鬚兩撇眼光光讀過麻衣及柳莊鹿重未曾知脫角鱗都
只可就封王先生既係摸埋背公仔唔通畫出腸若話見親
人亂吠不難亦當狗嚟割

○ 朱虛侯劉章

唱隻耕田咁嘅歌幾乎嚇壞老虔婆軍師到底紅鬚抗兵卒

後生功馬真唔儲先序

從龍削嘅多輪剩着棋聲手段認清堆草直頭鋤蕩竿若有

誰知赤脚多險過剃頭皇帝仔快嚟幫手後生哥既然雜種
都該死索性鋤頭起勢鋤魚

○董仲舒 另一首与此不同見新改頁二三

呢單古董究知星帶部春秋上到京皇帝親身嚟點卯先生
當面就蛇春咁樣三條策狗屁唔通幾位韓之學者
皆罷劉非帝既係聖人唔講打非哥也重像怪怪兄也

○嚴光 樓塊

釣魚釣得咁沙塵著件羊皮重幾斤皇帝仔鋪真潤佬先生
反暗係星君偶然搞被捋高批有箇開窗挖起身慌到鼻哥
窿有肉原來佢會睇天文

○司馬相如 另一首与此不同見頁廿一

彈琴硬把老婆撩呢隻鷄虫抵爐蕉滿肚密圈嚟賣賦週身

大話去題橋吹啱外父鬚成執窮到先生禰有條好笑白頭
吟一首書包重向醋堤丟

○蘇武 唐利張刀

當時重係後生哥行李威撞去講和狗屁檄文攻鼻辣龍頭
拐杖曳毛多既然飲奶都能飽點使吞冰得咁便癩仔亞陵
唔識趣偏偏提起箇番婆

○馬援 另一首与此不同見頁廿一

明知鬚白有人欺音皇帝跟前將手瓜龍殿撒開成地米
賊巢砌起幾堆沙施喇咁就嚟騎馬喝采幾乎要炒蝦咪估
伯爺唔駛得當堂試過冇癡牙

○衛青 另一首与此不同見頁二十

勇爺都做到功臣抗佬唔拘點出身亞姐生成真靚溜將軍

老重咁精神七征使也慌番鬼一揖仍然當上賓全靠箇鋪
謙厚處有嚟敦款睇輕人

○汲黯

抄版此者完全不同 見頁十八

bro 不同

熱頭靚靚音冷 暗花廳皇帝週時嚇一驚急屎戴番釘繸帽
好心見吓挽油瓶官都既要啗入做田就唔慌到你耕會搵
堆柴嚟譬喻皆因讀過兩篇羸

○東方朔

另一名与此不同 見抄版天廿三 亦不同

天上蟠桃歎到清因何猪肉剩番可喫餐重要貪平貨倒米
居然笑壽星皇帝面前疴狗屁老婆背後做人情一年一隻
新裝艇唔係生鷄亦係精

朱買臣

咁窮點叫老婆捱前世唔修嫁賣柴重話讀書嚟起地唔難

乞米要躑街誰知做到官番去佢就跟啱佬住埋箇陣冤家
真路窄可憐吊死隻平鷄

揚雄

閣上高高跳落嚟幾乎搵死隻田鷄執番条命中何用做起
堆書問點擠劉歆曰恐後 覆醬額也一味解嘲唔算抗箇同作頌太恭

維激惱呢位朱夫子直筆將渠就咁批

灌夫

醉貓飲醉變生蝦口水當堂噴出花對住上賓嚟炒賣碰啱
好酒有嚟渣若然馬屎憑官勢定要牛精搭佢吧皇帝舅爺
都會點唔通重敢再依牙

○賈誼

抄版一者与此者全不同 見頁十六

bro

眼淚成胞白咁唯呢条爛命水流柴學生騎著胭脂馬師傅

裝成墮落鷄講起幾千年世界監埋廿一件東西啱皇帝
唔聽古罰去長沙做搏齋

李廣

新跋此首 別有一首 移錄於此首之下

怕七將軍你會飛封侯唔得命真奇勢兇重敢孖人打運滯
番嚟冇藥醫撞著醉貓吞啖氣見親老虎剝層皮至衰箇帳
唔跟眼白白徒埋箭一枝

李廣

掛帥當年咁走紅 而家逃波白鬚公 失魂烟杠高聲喝
倒運將軍詐諦聲 醉到真貓衰磁特 射來假虎硬開弓
江山打嗝界人坐 算命唔該話佢窮

項莊

見新跋

酒席開齊眼火紅 舞刀想送亞劉終 急煎詐後知高帝
通水趨先怨老宗 馬屁個班來救駕 牛精呢位立成功
卒之月劍烏江死 樹倒糊猴投入籠

樊噲

見新跋

病到昏君咁咁堆 呢回使乜害如雷 創者大肚嚟橫枕 碌眼
胡鬚打直吹 馬脚咪仍抽靚仔 猪頭点重記乾杯 唔因搵住
條裙帶 老命幾守變左灰

霄光

見頁二十

古事雜詠二十五首

赤壁懷古

東風猛到火星多都重吟詩講唱歌狗利臘嚟真上當貓鬚
剃晒點收科水龍若係帮奸仔銅雀無難鎖老婆有位蘇魁
真識歎湊埋和尚去游河

金陵懷古

可憐箇座雨花臺礮屎泔埋幾執灰咁好六朝金粉地變成
一箇瓦渣堆秦淮河有燈船睇洪武門啱尿桶來咪估莫愁
真正靚原嚟就係蛋家妹

姑蘇臺懷古

溪邊有箇洗衫妹累到吳王起座臺鬼火扮成天咁靚妖星
整定國當衰救生執屎公条命激死吹蕭佬隻魁白鴿放完

真會歎跟埋老范五湖來

范蠡載西施泛五湖

施姑想話去遊河使乜跟埋亞蠡哥往陣貨都唔食本呢回
戲就不離鮑魚鈎整定人先上馬桶搬嚟佢要疴肥水咪慌
流得錯既然咁靚蛋家婆

漢文帝幸細柳軍

幾隻貔貅守大營龍鬚吹執刺局滿既然皇帝都丟架點怪
差官要碰釘若講斯文真狗屁重行乜禮咁牛精終歸餓死
唔知到枉你將軍會帶兵

題陶淵明種菊圖

先生著作件爛長支擔把鋤頭挽隻筐趕去種埋蘗嫩菊得嚟
補吓箇疎籬幾乎趁勢釗牆脚咁就乘機鏟地皮擥起条膏

弓字樣縱然放屁亦吟詩

孟浩然夜歸鹿門

初

詩翁也咁夜番歸想必吟詩要搵題幾箇梅莊都到過呢間
菲屋早門埋白茫茫就成身雪黑墨墨真滿脚泥門口狗喘
唔認得依牙吠起主人嚟

老子騎青牛出函谷關

初

滿嘴鬚鬚吐臍唔知騎隻乜東西驢驘犢特真難估赤白
紅黃幾咁威紫氣東來拍鬧頻頻聞狗吠超人靜靜趁鷄啼咕啾
有隻知星鬼開定城門等佢嚟

題諸葛武侯出師表後

二首

成晚唔會玷到床五更鷄咳就曙光中軍漏夜磨条墨丞相
當天上炷香正在殺人傳令箭斬馬點嚟臨陣作文章一篇

講出良心話使乜蛇春重咁長

其二

深深入到有条毛趁水搜魚濕吓篙講乜三分唔算數託嚟
六尺重稱孤既然狗馬人能做必定江山你會箍抱住膝頭
哥唱野該先唔著出茅廬

漢武帝昆明池習水戰

二首

昆明池上做操場武帝當年幾咁狠兵部火牌傳聖旨河廳
星夜辨軍裝練成水手唔暈浪駛正風頭就出洋點止敢孖
人地打重嚟想嚇海龍王

其二

浪花飛起半天高拋落門鋪又竹篙正在彎弓嚟射箭忽然
斬纜就開刀水圍打到龜都怕砲屎擔埋狗冇撈若係敵兵

唔肯退不妨火藥啣成煲

○孫武子吳宮中教美人戰

呢鋪世界老亞跛老撈教會宮娥使把刀大力斬嚟唔出血細聲

笑吓就吹鬚削猪咁易將渠殺上馬何難叫你扶若係當時

真有砲擔屨重要搵人夫

木蘭從軍

亞蘭生得咁風騷心口誰知有執毛老豆當兵偏要替姑娘

擒賊至慌箍石獅睇見都流淚紙馬騎親咪電鬚嫩過藕瓜

条手臂點嚟揸把殺人刀

班超投筆

掘頭掃把劈清光呢位書錐想轉行世界既唔興寫字軍營

就要學揸槍帶埋筆去真疴癩破做柴燒更慘傷橫咭亦都

無乜用不如丟落再商量

劉琨舞劍

隔離有隻大鷄公半夜三更打電籠咳得呢聲真響亮嘈喏

箇位冇蒙忪枕頭去摸畧刀柄牀口嚟拉鼻涕蟲佢話起身

唔著暗一齊舞出兩条龍

張敞畫眉

剛喺箇日散朝遲太太梳成隻髻時書案上頭拈管筆鏡臺

前面畫堂眉史官鹹濕真嚟奏皇帝淹粘咪去哩你話兩公

婆嘅事咁多點講過人知

祖逖中流擊楫

半海聽聞咁嘍聲未曾黑就打三更鬼揸咁樣嘈喧咗火起

番嚟問哪哩箇座江山仍係亂呢条水路再唔行馬都怕食

回頭草味估人真有氣爭

伍子胥吹簫乞食

形容衰過要偷貓落難英雄嘔起蕉橫面吹噓成管笛週身
剩得呢枝簫肚雖係餓聲仍壯尸未曾鞭氣點消捱到幾餐
唔食飯鬍鬚又白好多條

張騫浮槎至天河

呢条大杉水流柴浮上天河載客際八月好遲纔去到雙星
咁快又癡埋唔通鵲背仍填起點解牛頭再搵低若問成都
占卦佬睇穿石就乜知齊

○昭君彈琵琶出塞

第一首與此不同，見新報甲午

抱住琵琶就出關擘開雙眼萬重山果然寫相真該殺點使
知音正話彈轉過番裝都咁靚較啱条線亦唔難姑娘騎馬

行沙漠咪當盲妹半路攔

張翰因秋風起思葦鱸

箇味鱸魚食法新切絲葦菜要撈勻做官咪估真開胃隱逸
唔會得屯身樹葉落嚟都幾寸海鮮戥到就成斤挂帆趁有
秋風送紗帽丟低快走人

終軍請纓

細佬哥真咁勢克敢孖皇帝領花紅遇啱箇隻鹹蝦箏認得
呢条臘鴨蟲先帳布都唔肯要呢回帶就咪嫌鬆歸根南越
王當啞繫住嚟拉佢入籠

易水送荆軻

風吹海水鳴聲唱隻歌嚟送佢行磨到把刀光攞攞捲埋
張紙咁丁丁點知衰鬼唔中用著箇龜公又趨生可惜老樊

錄舊十四首

自由女

姑娘呷飽自由風想話文明棟老公唔去學堂銷暑假專嚟
旅館睇春宮梳成隻髻鬆毛狗剪到条辮掘尾龍靴仔洋遮
高褲脚長堤日夜兩頭春

捉水鷄

亞相專門捉水鷄灣埋沙艇五仙西三蚊買菜嚟兜架十馬
猜枚就到題死佬九成行卯運姣婆一味搵丁
知撈野魚口疳疔件樣齊

放白鴿

劣佬居然擺一奶媒人例市亦慳埋點知蛤蚧隨街跳整定
龜公上當嚟爛賤唔慌收口貨老光啱遇有皮柴近來白鴿

神興放至怕貪平食死鷄

新人物

速成師範買文憑著起番裝未會行牛利一条啱够本貓鬚
兩撇咁零丁帶埋夾壁皮布袋充硬鑲金眼鏡框名片街頭
擠列滿稱呼仍係叫先生

外江壯士

戥起煙油有幾斤重還耐惡去蝦人招牌擺出龍王字號褂
釘嚟虱嚟春四大金剛當統領一班火記認鄉親借題搶劫
平常事婦女行街亂摸身

义麻雀二首

買齊棍子當孤番跌落天嚟幾咁閒拚命做成清一色絕張
摩起大三番尾糊整定輸家食手氣全憑旺位搬邊箇龜公

唔好彩十鋪九騎俾人攔

其二

通宵鬧到咁虛含廿萬輸完重有音惡佬炒媽唔歇口濶官
逢賭就開心錢銀有乜人情講花酒無非路數對至笨苦中
尋快樂黃連樹下去彈琴

大花砲

咪估簪花又掛紅草包癮重勢局克金錢襯起身真靚埋屁
痾埋肚就空臭到滿天飛火屎惡成平地響雷公點知聲大
唔中用只可燒嚟嚇亞輩

大啦叭

唔慌噉氣就嚟吹著起兵裝似隻魁孽鬼開埋成對耳學生
掬壞筒胞腮果然聲大因長哨轉得彎多更鈍胎重比牛屙

加額響旁邊打鼓要人陪

遊西湖二首

乞車直坐到西湖我獨行嚟探小姑門外闌干生鐵鏽橋邊
泥板變漿糊叢林佛寺多人拜淺水輪船有客租染得一身
洋氣味見親梅鶴定聞臊

其二

別莊添出幾多間蓮藕塘乾掉艇難賣晒魚蝦真好市養齊
鷄鴨就成欄趕蚊要帶埋妹仔打雀誰知係老番唔估岳王
墳咁濶有堂西式柵嚟欄

走馬燈 報紙有走馬燈內閣因廣其意

冇班人物咁靈弊走馬焉能上得燈轉吓番嚟真面熟內中
有隻係頭生紙糊老虎仍禁睇火熱麒麟亦會行至怕吊高

唔到地呢回想落落唔成

題寒江獨釣圖

滿海鋪勻雪重飛漁翁襖住件蓑衣
蔭低隻鶴依還瘦釣起
条魚也咁肥連影計埋人兩箇有聲
拋落竹成枝月光上到
蘆花岸詩屁唔痾等幾時

贈某友人

六年不見先生面今見先生重有鬚
識透舊肴唔合炒怕同
新鑊湊埋撈風車世界啦啦轉鐵桶
江山慢慢箍眼鬼咁窵
唔願睇暫時詐醉學糊塗

78
6/6

27
6/3

五

辛酉東居二十首

新改

熱海道中

叻叻車都撞面來車夫拚命重嚟追
碰親兜樹居然險碌落
茶坑問幾衰伊豆山離還咁遠
小田原到好多回可憐鐵路
真輕便半路唔行用手推
輕便鐵路每至半途不能行駛用人力推之

蘆之湯溫泉

唔係溫泉隔夜擠何難
淥熟隻蝦嚟塘深僅齊心口水熱
先先到肚臍溫泉有礦質浴時必徐徐否則令人暈眩
點使亞龔醫好痔溫泉能治疾
若然老密蹟親躑浴塘深能滅頂而階級甚高時有失足之虞
近年下女真聲架冇替人搓背脊泥

海水浴場

搭座柵嚟靠海邊浴場幾咁會慳錢
背心著到箍埋批頸領

開啱突出肝勒住太公真寶貝
碰親老舉當湯圓有人怕水
身唔洗重去撐篙學駛船

牛鳥料理 四首

又牛又鳥做招牌肚餓過時請入嚟
鑊仔燒紅隨意煮蛋王
搗爛好聲指豉油滿盃多加料
豆腐成磚當糰齋若係怕葱
唔敢食撥歸橫便咪慌咗

三河屋僅兩層樓唔賣鷄窩淨賣牛
著塊切嚟真熟落吹盤
捧出重生勾坐齊幾隻塘邊鶴
走出成班竈窰貓斟酒有人
唔叫局不妨傾計把渠兜

揸起壺湯又試添既然够味免加鹽
油開芥末同葱片醋碟
薑芽似笋尖蘿白琢勻真幼細
粉絲夾起冇漆黏女中巴結
嚟帮手就把前頭快子拈

隔籬開晒幾間廳飲醉都嚟唱野聽大麓藕真抬起色爛沙
籬亦出埋聲兩人一碟唔多飽每客三錯點算平或落酒杯
還喫飯果然食量咁靈藥

東婦四首

塊面唔慌冇粉搽連埋頸柄熨灰沙行嚟鬪筭成雙脚笑起
鑲金吹副牙貼肉件衫真講亮錘畀條帶咁威揸著鞋點樣
箝都穩白襖開齊兩便叉

雖係長袍扯咁低有時突出脚騰嚟成刀沙紙管前入整疋
花綾背後擠若係揸疋真撞板幾乎睇髻要擔梯身裁好在
都還矮有咁驚人學老西

焙得爐多怕冷天藕瓜条臂變青磚洗身雖話還肝淨脫脚
唔知幾肉酸衣服思疑屙有撒被鋪想必味都全遇啱菩薩

真盲鼻呢隻猪頭點算冤

隻髻梳成似捲筒曾經嫁過就唔同咪勾脂粉嚟丟架爲扯
皮条去打工人地老婆都係靚店家下女冇全封咁然想食
天驚肉千萬提防佢發瘋

自述二首

年紀挨邊六十嘍做人半世當嚟頭叫花陪酒唔成樣借米
賒柴够呢餐幾箇神仙都過海有排老舉未收山而家就得
蚊錢贖點係關乎話會慳

做官冇學鑽山窿輸佢穿山甲咁紅濶到人都傳有貨彈啱
我就詐埋龔仔孫係好栽培易兄弟唔多患難同咪想後人
真發達讀書先救眼前窮

五十七初度感言六首錄一

回頭五十七光陰想落都還算幾
禁潤佬性情窮鬼命伯喈
年紀嫩蚊心六旬花甲挨邊到百歲牌坊或有斟但得三餐
閒飯食搵埋白話當詩吟

某東友招飲紅葉館歸而憶述六首

頭髻梳成一座山長袍行起幾艱難
馬皮大鼓揸嚟跳牛角
三絃跪住彈繡墊坐齊喏
席添盤捧出要排班屏門正面
搬開晒咻咻仙姬就下凡
舞出天花冇粒聲原來後便唱嚟聽
碰埋老鵲逢人熟切好
鮮魚愛佢生做客咪拘磬脚坐使
娥唔敢卸身行至喏近住
風爐火點著筒煙慢慢傾

背後貪圖借吓光誰知拍掌就收場
起身咁似生菩薩攞眼
原來貴老相濶佬猜枚同狗吠
亞姑斟酒要人帮偶然伸手

拎膏帶摸出牙籤咁在行

回敬挨邊到隔離主人開首客跟
呢酒杯拈起輕揩吓水鉢

拉埋再近咁白攬整成真正大黃瓜
食著總唔知週身屎尿

兼疴疴地下爬嚟又扮龜

逐漸嘉肴就出齊糖撈醋浸乜東西
果然靚野燒条鱔咁似

番餐燴隻鷄麵豉放湯都好飲
茶瓜送飯點嚟捱餸完果碟

唔趨自要等東家面洗埋

落到樓梯搵定衫分清李四共張三
醉貓係咁撕嚟笑老鵝

何嘗講得喏就見叩頭如倒蒜
唔慌把口會生柑咬嘲箇隻

開籠雀送出門前重咁喃

癸亥春明紀事六首

報紙每日登載議場種種色色因紀以四首

大家都為兩蚊錢半句唔啱噏定先墨盒啣穿成額血茶杯
打爛幾牙煙直頭燒到開花砲錯手傷埋起草員有箇想趨
唔得徹飛嚟交椅當青磚

未曾出席就撈單濶佬週時請飲餐機會碰啱同意案外交

爭到大連灣二花面亦無妨做五架頭都亂咁彈冇狗拉貓

嚟食屎唔通真正係平番

人齊正話敢搖鈴倒米提防箇壽星猪仔也會搬過登馬騮

咪又屯埋繩若唔趁早投成票就怕耽遲出晒京內裏有人

煙癮起番歸重趕去開燈

大頭和尚架都丟咁大功勞使乜趨賣布佬真唔會做拆台

派重點能撩黑心搵佢嚟開井白手監人去落票好在呢回

先過角够渠半世賭吹嫖

推牌九二首

長龍川角盡飛齊呢注敲啱講萬鷄地降空門惱走寶莊家

夾棍食衰牌名為狗肉真唔利輸到鵝毛亦有埋現貨頓清

贏落帳期單吹疊踏帶番歸

膽大難通想拆天箇舖賭法得人憐發親火就堆頭嘔轉吓

風嚟擺口煙密十連揸唔改色長三配對重輸錢至衰幾隻

塘邊鶴未到開牌震定先

嬉笑集

校正本



廖恩燾著

1000

上海圖書館
100 10
S. 544. 5533

重印嬉笑集自序

蓋自過河卒仔，提倡白話教科，串戲師爺，結束黃疤射利。廣東音特別，外江佬畫耳埋牆，外江音更差，廣東佬開喉撞板，共你講多徙氣，成班鬧咁拉泥，惟有招銘山半面琵琶抱嚟，靚密解心唱到够，呂拔湖八股文章講起，秀才笑口合唔埋，眼軌轉風，毛管出火，隻隻山歌對答，既客家村枝枝河調流傳，又水鬼氹監人賴厚，

索油蓮鬼咁滋油，够佢樓幽，鍊體操魄不附體，點似不時拈本讀，咪怕蛇吞咁長，立刻消痰，明知狗屁係辣，拜佛先睇佛面，賣花總讚花香，作者珠海餘生，住近柳波涌畔路，見過泮塘皇帝，微臣足領屎褒，充埋大良斗官，老友慣打牙較，排啱廣噪，諦成律詩，一片婆心，唔算跋西遊怪記，幾番公認，就算補北夢瑣言，有摩囉拍柵肉酸，比亞運洗鑊乾淨，能聞能舞，非屎桶中關

帝把刀，或掘或尖，任腦袋裡董狐枝筆，是為序。

己丑孟夏珠海夢餘生撰於

香港寓園影樹下之捕風捉

影亭

嬉笑集

珠海夢餘生撰

漢書人物分詠

秦始皇

荆軻嚇失佢三魂，好在良官冇搬親，
野仔執番條爛命，龜公害盡幾多人，
監生點解嚟陪葬，臨死唔知重拜神，
萬里咁長城一座，後來番鬼當新聞。

六國吞埋撮吓鬚，安心咁就着龍袍，
收齊爛鐵燒銅像，堆起新書透火爐，
過海點嚟求味藥，當天重去貼張符，
既然慌到江山秣，生仔唔該叫亞胡。

漢高祖

荷包冇貨重招呼，外父公真眼色高，
皇帝着條龍打種，功臣當隻狗搵毛，

亂嚟射尿淋人帽，詐去疴屌避把刀，
唔係打蛇隨棍上，江山點得到佢撈。

幾句歪詩大砲車，唔通咁就嚇人咩，
老婆惡馬封親戚，野仔真狠食伯爺，
用到軍師疴削屎，做成皇帝笑依牙，
霸王已自烏江喪，邊個同佢揸手瓜。

楚項羽

聲大條腰又咁粗，殺人放火亂糟糟，
惡爺點忿嚟去架，病佬唔啱就啣煲，
兩隻公婆流出尿，八千人馬剩揸毛，
吟詩睇白吟唔甩，跑到烏江就一刀。

蕭何

一入咸陽屎眼鬆，攞埋數簿去充公，

出身咪笑衙門仔，發脚嚟追褲襠蟲，
幾隻武牛唔忿氣，成班獵狗咁爭功，
若然皇帝唔開口，打到登時亂晒籠。

張良

濶官散盡咁多資，只恨龜公死得遲，
執起草鞋交伯父，落埋蚊帳做軍師，
慣孖皇帝撐枱脚，怕見行家剷地皮，

重估鍊仙唔食飯，原來借意就趨之。

韓信

單單婆妲眼睛開，棍咁光時冇睇衰，
點忿低頭捐褲襠，分明打手上雷台，
相爺趁勢吹多句，老將登時震起噪，
咪估書錐唔識相，果然黑狗就當災。

陳平

劈落書包就帶兵，亞哥綠帽戴唔成，
生嚟刺壳雞春靚，重比癡金狗屎腥，
猪肉分勻唔過秤，龜頭縮住咁零整，
若然唔得周丞相，撞板當堂撞到清。

范增

老貓燒剩幾條鬚，悔恨當年眼冇珠，

濕水馬騮唔過玩，爛泥菩薩點能扶，
明知屎計專兜篤，重想孤番再殺鋪，
一自鴻門佢錯過，神仙有幾亦難箍。

朱虛侯劉章

唱到耕田個隻歌，幾乎嚇壞老虔婆，
後生叻馬真唔錯，先帝從龍削嘅多，
輸刺著棋帮手殺，認清堆草直頭鋤。

藩竿若有人担起，點敢憑空指鼻哥。

周勃

把嘴輸人幾咁僵，誰知老實好商量，
碰啱皇帝嚟查帳，逼住將軍要落箱，
馬桶割清孖口呂，龍舟唱罷大喉章，
縱然蕭位平哥想，執定行頭佢上場。

李廣

掛帥當年咁走紅，而家逃沒白鬚公，
失魂烟杠高聲喝，倒運將軍詐諦聾，
醉到真猫衰碰特，射來假虎硬開弓，
江山打啗畀人坐，算命唔該話佢窮。

秦二世

够之大癮火麒麟，呢件龍袍重幾新，

未必乖哥唔識鹿，果然太監係創鶴，
一堂鼻涕真衰仔，二世頭銜咁嚇人，
點估江山全送晒，亡秦應在亞胡身。

項莊

酒席開齊眼火紅，舞刀想送亞劉終，
急扃詐後知高帝，通水趨先怨老宗，
馬屁個班黎救駕，牛精呢位點成功，

卒之自刎烏江死，樹倒猢猻捉入籠。

再論秦王子嬰與趙高

壞極唔曾咁冇渣，原來壞在個巴巴，
築城重估黎消煞，生仔唔知會敗家，
隻鹿俾人安做馬，條龍到佢變番蛇，
宮中有種都泐雜，甩芋番瓜染狗屙。

樊噲

病到昏君咁逃堆，呢回使乜震如雷，
劊春大肚黎橫枕，碌眼胡鬚打直吹，
馬脚咪仍抽靚仔，豬頭點重記乾杯，
唔因捺住條裙帶，老命幾乎變左灰。

賈誼

瞳人賴屎乜來由，唔講治安有咁惱，

皇帝生蠱猫入眼，先生亂吹狗開喉，
扑齋雖係長沙賤，奉旨都還便殿睭，
若果至尊仍避席，呢鋪牌要再拈籌。

嚴光

釣魚釣得咁沙塵，樓塊羊皮重幾斤，
皇帝孖鋪真濶佬，先生反刺係星君，
偶然搗被拆開口，有箇開窗屹起身，

慌到鼻哥窿冇肉，原來佢會睇天文。

汲黯

洗馬官蘇够頂尖，後來拜相幾尊嚴，
辣成狗屁人都怕，攞順猫毛佢咁謙，
皇帝偶然唔戴帽，朝臣正在等開簾，
得佢醒水先傳旨，又發倉黎賑遍添。

衛青

將軍點忿挽油瓶，老母瓜埋去帶兵，
打到匈奴慌出屎，拉齊部卒講交情，
既然生仔都封爵，使乜逢人重叫兄，
監躉果然精相法，當時咪鬧佢唔靈。

蘇武

麒麟豈非後生哥，磨利張刀去講和，

狗屁檄文攻鼻辣，龍頭拐杖甩毛多，
既然飲奶都能飽，使乜吞冰得咁儂，
精仔亞陵唔識趣，偏偏提起個番婆。

霍光

託孤一啖就應承，扮起周公鬼咁生，
鳩屎的獸登大寶，鵲毛咁亂攪唔清，
點知拈幅圖黎睇，唔使開聲講亦明，

絳帶呢條交過佢，味扒鷄仔學麻鷹。

司馬相如

十月天時芥菜心，突然挑起爲彈琴，
姑爺賣賦錢難搵，小姐當爐酒要斟，
窮到牛頭賒褲著，碰喺獅鼻打羅尋，
茂陵重想裝埋艇，頭白吟成有晒音。

馬援

老家伙重咁英雄，襟住鞍還會鞠躬，
皇帝出聲真喝彩，宮娥偷笑假裝聾，
致冤話佢車幫貨，點忿聽人叫白翁，
痞嚮殿前嚟數米，可憐隻馬似未虫。

東方朔

跌落天星過水磨，此公把口滑稽多，

偷桃喫食瞞王母，帶肉番歸贈老婆，
鹹豆笑埋腰定刺，矮瓜飽過肚還疴，
救生好幾條人命，借艇周時咁割禾。

董仲舒

夢見條龍味當蛇，胸前捐入打交加，
奏章屢上拋生藕，聖旨常頒讚傻瓜，
咁叻天人三度策，唔睺鬼火幾枝花。

落埋蚊帳燈仍點，讀起書嚟冇嘞牙。

金陵雜詠

鷄鳴寺

想必鷄同佛有緣，山門題上佢名先，
六朝敗剩三坑瓦，一陣啼光五鼓天，
皇帝捨身真怕橙，宮娥吊頸咁癡纏。

提防有個花和尚，
重搵胭脂井去捐。

莫愁湖

莫愁就係蛋家妹，
燕子雙飛替做媒，
上岸再唔湖水食，
灣船使乜竹篙推，
滴油索晒燈還點，
嘆氣留番笛要吹，
靠貼勝棋樓側便，
有人叫艇快開嚟。

前題泛舟一首

趁潮來探莫愁家，
潮氣千年冇的差，
暈倒船頭拋大浪，
靚成艇尾擺鮮花，
皇軍踏過山唔草，
番鬼遊親雀就瓜，
至慘兩條生藕臂，
抱完佬重抱琵琶。

玄武湖

鑿成湖後幾離啦，
監硬開弓射浪花，

土匪扮來充死蛤，海軍激到跳生蝦，
櫻桃點够兵丁摘，葵扇留番女丑搯，
毛蟹腳魚平夾靚，果然益晒食專家。

勝棋樓

英雄做事分之奇，殺晒江山半着棋，
燕子入簾脏一下，鶯哥見水恨雙飛，
座樓詩屁都疴滿，呢帳煙精點算哩，

好在中山還有箇，後來推豚面龍旂。

掃葉樓

石級無難躡直辯，青苔躡上佛樓前，
高山刺得三唔四，好畫留番半老千，
落葉歸根仍掃地，種花成畝味耕田，
達摩肚比籬還大，狗肉裝埋幾百年。

雨花臺

砲屎扣埋幾執灰，
冪成呢座咁高臺，
石頭聽講溫嚟以，
佛眼闕情定會開，
重估吟詩痾狗屁，
原來索野臭狐癩，
行前幾步心纔息，
過路溪錢有鬼追。

臺城

柳在臺城雪甩毛，
白旂升上半天高，

孤皇餓死真唔抵，
百姓超生亦有撈，
亡了幾回心打特，
冤哉呢遍首稱都，
既貪獅子山形好，
撞爛飛機就味嘈。

夫子廟

何曾俎豆有馨香，
告朔慳番隻餼羊，
點止三家陳女樂，
居然八佾舞洋裝，
武城認正絃歌地，
文廟開埋賭博場，

唔到聖人唔掩鼻，大成殿內尿成缸。

牛首山

牛頭一笑破山顏，和尚從今咪掛單，
揩晒香油抽晒水，做埋司祝擺埋攤，
租牌引客乜麻雀，叫轎敲人睇白鵬，
官太若嚟遊佛殿，烏蠅馬脚又樓番。

天文台

報風報雨報埋烟，日本人稱大話團，
寒暑表真多事件，測量器便係神仙，
搗雷機著雷嚟劈，得月樓喺月未圓，
隔海宋皇台咁遠，搬嚟呢處想摩天。

註：日諺謂撒謊為天文台

秦淮河

遊河點去搵燈船，白水慳埋化浸烟，

鴉片自從公賣後，馬非仍打客眼前，
大堆垃圾嚟填冰，小販生涯要靠天，
酒館尾樓灣屎艇，剛啱風正一帆懸。

明孝陵

入門撞見馬騮頭，重有劉那鼻咁鉤，
點估開基爭位坐，都同上市搵機投，
功臣照樣嚟割狗，壞種親生亦鬥牛，
咪讚猴皇鋪相好，隔離呷醋有人惱。

烏衣巷

夕陽斜就近黃昏，巷口搬家第幾勻，
燕子尋巢尋錯路，羊咩食草食埋根，
有毛再做雕陵鵲，有血唔慌出竇蚊，
王謝堂前蠅咁靜，又聞狗吠倒茄人。

史事隨筆

孫武子吳宮中教美人戰

呢鋪世界老孫撈，教會宮娥使把刀，
大刀斬嚟唔出血，細聲笑吓就吹鬚，
割猪咁易將佢殺，上馬無難要你扶，
若使當時真有礮，担屎重要搵人夫。

郭子儀單騎入單于營

吐蕃回紇乜西戎，邊個唔驚郭令公，
廿四中書都考過，千三年史有人同，
諸虻壞蛋傳佢死，單騎真狼向敵衝，
睇見天門開晒後，壯成胆氣似蒸籠。

蘇東坡遊赤壁

五柳長鬚靚伯爺，叫船邊處去遊喎，

想嚟赤壁詩，
怕乜青帘酒債賒，
甕愛惠州霉菜味，
盤憎安石毒苗芽，
光頭個位葷唔食，
交帶船夫咪炒蝦。

天寶遺事書感 二首

詐帶嚟詐大肚胡，
亞環點會咁污糟，
肉都剝出鷄頭嫩，
紋冇開殘蟹爪粗，
狗仔抱喺棋局晒，
龜公上到殿攔扶，
偷偷誓願人唔見，
老白憑空亂爆煲。

既然稱做太真仙，
從到都唔值個錢，
綠帽昏君偏怕事，
紅牌元帥咁專權，
千年戾氣埋冤鴿，
一縷香魂化杜鵑，
吊罷馬嵬坡下水，
我嚟扒隻逆流船。

王昭君彈琵琶出塞

咁靚宮娥嫁老番，琵琶抱住出榆關，
收埋隻髻慌人睇，較過條絃對鬼彈，
件事瓦靴揸到硬，點監石柄轉成彎，
後來仔做匈奴王，廟也唔該啲賀蘭。

漢文帝勞軍細柳營

望埋堆柳係周營，掃晒其他撻笑星，
皇帝駕臨唔卸甲，將軍令下似撻丁，
既然飯碗同撻熟，點有兵衣敢踢生，
老豆安劉真抗斗，誰知個仔重靈擎。

魏武贖文姬歸漢

奸仔唔因靚野睇，因何咁濶揸荷包，
贖番老蔡千金女，跳出匈奴百鳥巢，
按住鬼腔將拍製，掃埋蟲屎把書抄，
獨憐替隻公呢命，鷄乸啼親就發茅。

(姬後嫁董祀，祀犯罪當斬，姬
蓬頭跣足哀哭求免，操憐而赦
之。)

田單火牛救燕

齊兵郁吓把燕吞，好在單哥叻過人，
鬆出隊牛繫放火，教啱堆虎去行軍，
壯丁燒到成烟鬼，元帥瓜埋變灶君，

幾箇踢生條狗命，投降重咁趕頻命。

畢吏部盜飲比舍郎酒

一枝公點使人陪，擘蟹周時歎兩杯，
索吓鼻黎知酒熟，偷將手去把埕開，
飲成龍過江唔止，醉到猫躡地咁哀，
唔係睇真啱識佢，老更綁起當猪抬。

書唐代叢書虬髯傳後

鬚鬚勒特眼光光，睇白江山係晒唐，
半步圍棋全局讓，呢條硬漢冇天裝，
因緣碰面先趨路，病憎躡尸點勒纏，
要洗定杯將酒奠，旂開八卦佢稱王。

餘意再詠畢吏部

箇官偷酒咁饑荒，何不當時解吓囊，

但咁斯文嚟做賊，究唔係劣去貪賊，
醉因酒已成清甕，輓倒街還叻過牀，
吏部老爺真爛飲，劈低紗帽又開箱，
(洋酒皆箱裝)

王猛捫蝨見桓温

一邊談話重拔痕，乜嘍嚟欺音趣大粒温，
憎鬼眼中有日月，老魁肚裡有乾坤，

名為猛就終歸猛，呢遍捫完咪再捫，
硬把孔明嚟比佢，符堅想學國三分。

老子騎青牛過函谷關

長鬚逃過肚臍窿，好似瘟鷄亂咁春，
騎隻古靈精怪野，担枝壞鬼熟烟筒，
聖人拜佢為師傅，道士開山叫祖宗，
昨晚出城嘈火燭，誰知就為呢條龍。

漢武帝重見李夫人

皇帝單思病要醫，茅山道士電機師，
傳齊太監嚟開啖，請出明星去扮妃，
猫尾棚嚟真地利，龍肝疏晒七天時，
只惱密偈傾唔得，心事成籬佢點知。

范蠡載西施遊五湖

江山一寐鬼趨清，連靚老婆踢龜繩，

益晒支公扒淨水，帶埋隻蚰叫孖舫，
亞文條命啱收檔，蘇貨原單就出城，
人地報仇佢享福，蠡哥都咪話唔精。

陶淵明採菊東籬

先生着件爛長支，担把鋤頭挽隻篋，
人正淡如先日菊，花還靚過舊年枝，
種都有話剗牆腳，採更唔該剗地皮，
彎到條腰弓字樣，自然放屁就成詩。

馮驩客孟嘗君

魚唔畀食唱應該，唱出埋車點落臺，
刀柄敲親嘈過鬼，賬單燒到變成灰，
收租點當人情送，撻數終歸主顧賠，
捉住亞文嚟做免，山窿監硬替佢開。

諸葛亮出師表書後

斗官真算敗家精，
敗剩堆渣白帝城，
盡在呢煲瓜老虎，
唔難一拍散烏蠅，
鞠躬重去拚埋命，
監病還嚟出七兵，
但係個條蘇豉尾，
死雞掙脚够靈擊。

六壬扭到咁多年，
寫得文章兩大篇，
味估不毛深入地，
就能有幾穩種天，

週身八寶圖成陣，
一國三分爛過錢，
羊係亞崩割個隻，
茅廬未出佢知先。

劉阮入天台

行條山路做姑爺，
點估溪墜重好花，
碰着兩單都靚野，
吃完個碗係胡麻，
有緣酒既陪人飲，
冇話鋪唔共佢仔，
番去見啱孫七代，
打開族譜不妨查。

旗亭畫壁

亭黎點有珠牆啫，四柱批灰畫起蛇，
黑過烏烟堆狗屎，靚成鬼火朶猪花，
首詩搵箇姑孳唱，尾注靈藥第一扒，
唔係黃河車咁猛，幾時輪到佢稱咁。

蘇帮算佢至紅牌，狗仔都黎當乜拉，
筆叫揸枝同秤較，墨交磨砵把名題，

貪新咪笑酸薑竹，照舊仍溫顯水柴，
唱到收聲齊喝采，隔離重估亂籠鷄。

信口開河錄 附存

自由女

姑娘呷飽自由風，想話文明揀老公，
唔去學堂銷暑假，專黎旅館扮春宮，

梳成隻髻鬆毛狗，剪到條辮搖尾龍，
靴仔洋遮高褲脚，長堤日夜兩頭春。

义麻雀

買齊幌子當孤番，跌落天嚟幾咁閒，
拚命做成清一色，絕張摩起大三翻，
尾糊整定輸家食，手氣全憑旺位搬，
邊個龜公唔好彩，十鋪九趟畀人攔。

推牌九

做起莊嚟想拆天，呢鋪賭法得人憐，
發親火就堆頭啞，轉吓風嚟擺口烟，
密十連揸唔改色，長三配對重輸錢，
至衰幾隻塘邊鶴，未到開牌震定先。

廣州即事 署用一先韻

廣州唔到十三年，今再嚟番眼鬼冤，

馬路窿多車打滾，鵝潭水淺艇兜圈，
難民紀念堂中住，潤佬迎賓館裏捐，
酒店老車俱樂部，隔房醮打萬人緣。
泮溪居業算齊全，塘蝨田鷄淡水鱸，
燒隻肥鷺皮幾脆，炆條爛鱔骨都鬆，
荔枝怕食荷包大，班本興聽薛覺先，
戲院打單還事小，丘爺錯手送盲拳。

鹽都賣到咁多錢，點怪鹹龍跳上天，
官府也收來路貨，賊公專劫落鄉船，
剃刀刮耐門眉爛，賭棍扒多蓆面穿，
未米食完麻雀散，留番光塔伴紅棉。

水災聽話要開捐，預備從中搵個錢，
貓麵誰知監佢食，牛皮點肯任人煎，
埋檯照例燒輪砲，入格週時歎口煙，

想味剩番條鼠尾，
汽車胎早喊冷完。

漫興

全城幾十萬撈家，
唔够官嚟夾手扒，
大麓藕真抬慣色，
生蟲蔗亦啜埋渣，
甲仍未飽偏輪乙，
賊點能知重有爸，
似走馬燈温咁轉，
砲臺難怪叫車啞。

贈友

六年不見先生面，
今見先生重有鬚，
識透舊有唔合炒，
怕同新鑊湊埋撈，
風車世界啦啦轉，
鐵桶江山慢慢箍，
眼鬼咁冤唔願睇，
暫時詐醉學糊塗。

嬉笑集校正後跋

用粵語入詩的，以往有何淡如、譚卧樓、廖思燾等，其中廖思燾所作較豐，較生猛，於是成了个中翹楚。

廖思燾以粵語撰成的分詠史詩，取民間習用成語襯托，並借古諷舊社會，生動有力，能啟人深思，祇惜有些字句用得太俗一點；由於詩句談諧，奇趣百出，醜醜

有味，每一讀之，不禁哈哈大笑。至於他諷詠舊社會的，廣州即事、漫興等詩作，揭露得淋漓盡緻。今日重讀，還能令人憤恨昔日騎在人民頭上的軍閥、官僚、惡霸劣紳之橫行霸道，慨嘆人民受盡苦難的慘痛情況。可惜作者經已作古；如果他尚健在，見到今日新社會正在欣欣向榮，閱盡人間春色，他必會詩興大發，佳作連篇的

吧。

作者廖恩燾，字鳳舒，號懺盒，係仲凱（恩煦）之兄長，原籍惠陽，於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三日在香港逝世，得壽九十。他生前常住香港，曾居廣州、上海。早歲留學日本，一度旅居橫濱。

廖恩燾早年作粵謳甚有名，但聲望不及招子庸。隨後研究我國詩詞，甚有心得

。他曾替番禺屈向邦（沛霖）所著粵東詩話撰序，從序文中，他道及向邦詩話有六個特色，其特色之一，所撰詩話專說粵東，前人所無。還指出向邦詩話持論透闢，必盡其辭。

他生前曾花去卅餘年時間，用粵語寫了不少七律，經他詳加選擇，分別集成漢書人物分詠，金陵雜詠，史事隨筆及信口

開河錄附存，總名嬉笑集，曾一再付梓，印成小冊分贈親友，書店不易購到，重印書於己丑年四月下澣（即公元一九四九年九月間）在香港印成，當時作者不具真名，而以珠海夢餘生筆名代之。重印本錯字不下數十，筆者覺得這本詩集有可取之處，特手錄全冊，並加以校正。同時在信口開河錄附存加上作者未編入之贈友一首，這首

詩，當日曾傳誦一時。

作者遺著除嬉笑集外，還撰有捫蝨談室詞等行世。

曾清



一九七〇年冬月

882202 九

《香港文學散割》

《嬉笑集》及其他

□胡從經

廖恩濂不僅創作
並梓行《新粵謳解心
》，而且也熱衷用粵
語方言寫詩，晚年在
港曾自費印行粵語白
話詩集《嬉笑集》，
其作於己丑年（一九
四九年）的《自序》
云：

窮到牛頭除褲者，
碰啱狗鼻打蠟尋；
茂陵重想裝艇艇，
頭白吟成有晒音。
以富於表現力的粵語方言，將這位西漢著
名辭賦家的「肖像」刻繪得惟妙惟肖；少年落
拓，卓府挑琴，臨邛賣酒，文君當爐，廟堂獻
賦，蜀道躑躅……等相如軼事，以滑稽波俏的
語言出之，令人忍俊不禁。

蓋自過河卒仔，
提倡白話教科；串戲
師爺，結求黃袍射利
。廣東音特別，外江
佬盡耳埋牆；外江音
更差，廣東佬開喉撞
板，共你講多啲氣，
成班鬧叫拉泥，惟有
招銘山半面琵琶抱嚟
，親密解心唱到夠，
呂拔湖八股文章講起
，秀才笑口合唔埋，
眼執轉風，毛管出火
，隻隻山歌對答，既
客家村，枝枝河調流
傳。又水鬼甩，監人
賴厚，索油蠶鬼吐滋
油，夠佢樣幽，錄體
操他不附體，點似不
時拈本讀，咪怕蛇春
佛面，賣花總噴花香。
作者：廖恩濂，住近柳
埋大良斗官，老友慣打
牙較，排啱廣喉，詩成
律詩，一片婆心，唔算
跋西遊怪記，幾番公認
洗鑽乾淨，能開能舞，
非屎桶中間帝把刀，
或
搥或尖，任腦袋裡並
孤枝筆，是為序。

再舉「金陵雜詠」中《夫子廟》篇為例：
何曾粗豆有馨香，
告朔慳番隻餼羊；
點止三家陳女樂，
居然八佾舞洋洋。
武城認正絃歌地，
文廟開埋賭博場；
唔到聖人唔掩鼻，
大成殿內尿成缸。
「夫子廟」即祭祀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文
廟，本宜莊嚴肅穆、馥郁馨香；可是在三十年
代的南京，孔老二大概也交了華蓋運，紙牌與
撲克齊飛，祭壇與尿缸一色，真是斯文掃地，
無以復加。詩人犀利的筆鋒刺向了社會的頹相
，為時人與後人剪取了那一特定時代的或一面
影。

則苦口婆心。復檢該集內容觀之，更見作者自
言「一片婆心」之不謬。

另「信口開河錄」亦頗引人發噱，如《自
由女》篇云：
姑娘吶他自由風，
想話文明揀老公；
唔去學堂銷暑假，
專條髮辮扮春宮。
梳成雙髻鬆毛狗，
剪到條辮鬆尾龍；
靴仔洋遮高褲腳，
長堤日夜兩頭吞。
四十年代時髦的羊城少女在詩人的勾勒下
活靈活現，以鮮活生動的粵語方言出之，可收
到意外的效果。

該序也全用粵語方言，看似嬉笑怒罵，實
則苦口婆心。復檢該集內容觀之，更見作者自
言「一片婆心」之不謬。

詩人在《嬉笑集》卷末《著者附記》中追
述了創作粵語白話詩的始末：「己未年與胡公
展堂在橫濱旅居，無俚讀漢書下酒，盱衡古今
人物，有若合符節者，戲成廣州俗話七律若干
首，展堂為擊節，慇懃付梓，三十年來度度存散
佚，頃就朋輩文酒資為談柄。或記憶所及，摘
錄十之四五，再補新作，書之於帙。見者傳播
也。」可見早在一九一九年與胡漢民等旅居日
本時，即已開始創作了。

《嬉笑集》釐為「漢書人物分詠」、「金
陵雜詠」、「史事隨筆」及「信口開河錄」附存
的本質特徵，取民間習用俗語、熟語、成語以
論之，比擬生動，描摹形象，信手拈來，談諧
人深思。試舉「漢書分詠人物」中《司馬相如
》篇為例：

以廣東白話作詩，廖恩濂並非始作俑者，
咸同間即有名何淡如者寫作詠頌頌、張良詩，
亦曾膾炙人口，然後立意與境界言，則距廖氏
遠甚。

十月天時芥菜心，
突然挑起為彈琴；
姑爺賣賦錢難搵，
小姐當爐酒要斟。

咸同間即有名何淡如者寫作詠頌頌、張良詩，
亦曾膾炙人口，然後立意與境界言，則距廖氏
遠甚。

粵語打油詩

說起打油詩，就想到一九五〇年《新晚報》草創期間，在副刊「下午茶座」中「酩酊兵丁」。他寫的粵語打油詩，可說一絕，而且每天創作兩三首，殊不簡單。

我至今記得五十年代中期，有一次當紅的荷理活明星伊莉莎白泰勒來訪港，各報掀起爭訪熱潮。其時伊莉莎白泰勒被冠以「玉女」之銜，而且已經歷過好幾次婚變。酩酊兵丁寫的一首打油詩是：

「情場幾度起風波，玉女終歸變玉婆；待到美人遲暮日，能否傾倒後生哥？」

最精采是「玉女終歸變玉婆」一句。也因這首詩，而「玉婆」之名開始取代了「玉女」。至於「酩酊兵丁」，則是文士王季友之筆名。王舊學底子極豐厚，他又以「宋玉」的筆名寫以古代為背景的小說，是當時報紙的多產作家之一。

粵語打油詩的鼻祖，是革命先烈廖仲愷的堂兄廖鳳舒（廖承志之堂伯父），他以「珠海餘生」的筆名，五十年代初在香港出過一本薄薄的《嘻笑集》，內分「漢書人物分詠」、「金陵雜詠」、「史事隨筆」、「信口開河錄附存」幾輯。他最著名的首是《咏項羽》：「又高又大又囉唆，臨死唔知重唱歌。」

三尺多長鋒利劍，八千靚溜後生哥。既然糜丞爭皇帝，何必頻倫殺老婆。若果烏江唔鋸頸，漢兵追到屎難哋。」

「糜丞」、「頻倫」在廣州話中大約是匆忙的意思。「糜丞」現已不流行，但却是地道的廣州話。



廖鳳舒原名恩熹，晚年在香港定居，於一九五四年去世，享壽九十。

香港經濟日報 12/2/2000

禾米食完麻雀散

廖鳳舒的粵語打油詩中，有一首題為《自由女》的，廣州話味道濃而語意詼諧：「姑娘呷飽自由風，想話文明揀老公，唔去學堂銷暑假，專嚟旅館扮春宮；梳成隻鬚髻毛狗，剪到條辮掘尾龍；靴仔洋遮高褲腳，長堤日夜兩頭春。」

所謂「自由女」，是指當時追求「性解放」「性自由」風氣的少女。

《嘻笑集》中較有社會意識的，是「廣州即事四首」。這是對國民黨撤離大陸前社會景象的描述。這裏錄其中兩首：「鹽都賣到咁多錢，點怪鹹龍跳上天，官府也收來路貨，賊公專劫落鄉船，剃刀刮耐門楣爛，賭棍扒多蓆面穿，禾米食完麻雀散，留番光塔伴紅棉。」

「水災聽話要開捐，預備從中搵個錢，貓麵誰知監佢食，牛皮點肯任人煎，埋枱照例燒輪炮，入格周時嘆口煙，想咪剩番條鼠尾，汽車胎早喊冷完。」

前一首的「鹹龍」，是當時對港幣的俗稱。因當局所發的金元券天天貶值，幾乎沒人要用。用金元券來兌港幣，早晚時價不同，「鹹龍跳上天」即指港幣已是天價。「剃刀門楣」是廣州專做兌換外幣生意的錢莊，入門出門都要刮一筆，故曰「剃刀門楣」。光塔寺與紅棉花都是廣州勝景。「禾米食完麻雀散」，指達官貴人刮龍之後紛紛逃亡也。後一首寫東江水災，廣東省政府到香港募捐，但所捐的錢被「救災委員」「落格」（入格）。這些事揭出後，「災官」大吃「貓麵」，於是救災委員開會大燒「枱炮」，但畢竟老鼠尾巴藏不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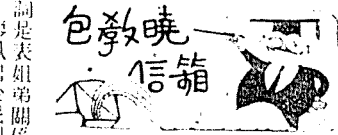


今天大陸的某些景象，與五十年前廖鳳舒寫的「廣州即事」，也有幾分相似呢。

推薦「嬉笑集」

粵語作詩·份外傳神

香梅姐妹·共有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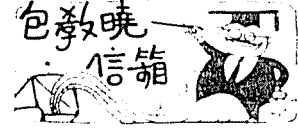
陳天賜先生：陳香梅姐妹與陳承志有親戚關係，這個算盤是這樣打的：陳香梅的母親廖香詞是廖鳳書之女，廖鳳書就是革命元勳廖仲凱之兄，而廖仲凱就是廖承志的父親。換句話說，廖鳳書就是廖承志的伯父，也就是陳香梅姐妹的外祖父。廖承志與廖香詞是表兄弟關係，也就是陳香梅的表舅父。

廖鳳書於民國初年常以廣東俗語作詩，運用羊城俚語，莊諧兼具，嬉笑嘲諷，妙語如珠。其詩味多史之作，如「秦始皇」、「項羽」、「蘇武」、「衛青」、「蘇東坡遊赤壁」等等；均妙趣橫生而亦巧妙傳神，足稱大詩人手筆。一九二四年間廖氏曾刊行「嬉笑集」一單行本，一九四九年重印，且用「珠海夢餘生」自序其集，頗見流布。一九七一年旅港李潔甫更抄錄歷年報章所刊載者，增訂再版。梁寒操、簡又文等人均有詩跋。

廖鳳書又名鳳舒，號鐵庵，諱思燕，別署珠海夢餘生。惠陽人，與廖仲凱等人同是革命黨人。平生以詩文自娛，不逐名利，早年與胡漢民在日本旅居，相與酬和。民國成立後在北京及南京政府任職，入外交部後曾任日本、古巴等地公使（其時未有駐日本及古巴大使），與汪精衛為摯交。抗戰時由南京遷居上海，汪精衛投敵後，一再遊說廖鳳書出任偽職，為廖婉拒。抗日戰爭爆發後，鳳書生活在淪陷區，一切財產均被沒收，只靠變賣收藏的少及古董度日。與留在上海淪陷區的女兒女婿錢刀及夫婦，同往於靜安寺路一幢弄堂房子裏，度其艱難歲月。後居香港，一九五七年在港病逝，享壽八十多歲。廖鳳書「嬉笑集」中的廣東俗語詩極精采，妙趣橫生，廣東人一定會拍案叫絕，非廣東人也可以奇文共賞。現抄錄幾首如下：①「王昭君琵琶出塞」——「咁靚宮娥嫁老番，琵琶抱住出關關；收埋琵琶橫人睇，較過條條對鬼彈。件事瓦靴拉到底，點監右柄轉成對；後來仔做奴奴主，喇也唔該睡寶蘭。」②「東方朔」——「跌落天星過水磨，此公把口滑稽多；偷桃曉食瞞王母，帶肉胡學廚老婆。」（待續）

粵語作詩·份外傳神

香梅姐妹·共有幾人



陳天賜先生：（續昨）鹹豆食埋腰定刺，矮瓜飽過肚會荷；救生好幾條人命，借艇同時咁割禾。③「楚項羽」——聲大條腰又咁粗，殺人放火亂糟糟；惡爺點份嘍刁架，病佬唔啱就捉獎。兩隻公婆流出尿，八千人馬刺濺毛；吟詩睇白吟唔甩，跑到烏江就

——「麒麟詐後生哥，磨利張刀去講和；狗屁撒文攻俚辣，龍頭拐杖甩毛多。既然飲奶都能飽，使七吞冰得咁傻；精仔阿陵唔識趣，偏偏捉提個番婆。」④「司馬相如」——十月天時芥菜心，突然挑起為彈琴；姑爺賣賦錢難搵，小姐當爐酒要斟。窮到牛頭除褲着，碰唔騎鼻打鑼尋；茂陵重想髮埋艇，頭白吟成有晒音。廖鳳書為人風趣，他的粵語俗話詩，真可說得是「嬉笑嘲諷，萬語如珠」，讀者可從其文字中窺識其人。

老母瓜埋去帶兵；打到匈奴慌出屎，拉齊部卒講交情。既然生仔都封爵，使七迷入重叫兄，監粵果然精相法，當時咪鬧佢唔盡。⑤「蘇武

一刀。④「范增」——老貓燒剩幾條鬚，梅恨當年眼有珠；灌水馬騮唔過玩，爛泥菩薩點能扶。明知死計專兜冤，重想孤番再殺鋪；一自鴻門渠錯過，神仙有幾亦難播。⑤「張良」——闊官散盡咁多資，只恨龜公死得遲；執起草鞋交伯父，落埋蚊帳做軍師。慣孖皇帝撐柁脚，怕見行家到地皮；重估練仙唔食飯，原來借意就瀝之。⑥「嚴光」——釣魚釣得咁沙塵，被塊羊皮重幾斤；皇帝孖鋪真闊佬，先生反纏係星君。偶然擋被拆開脚，有個開窗屹起身；慌到鼻哥隔行肉，原來渠會騎天文。⑦「衛青」——將軍點份挽油瓶，

陳香梅的父親陳嗣雲，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法律系博上，回國後在北平做過教授、報紙編輯，又轉入外交部做過領事。母親廖香詞是在陳嗣雲任職駐舊金山領事期內病逝，終年只有四十五歲。陳香梅共有姊妹六人，大姊名香菊，香梅居次，老三名香蓮，老四是香蘭，老五是香竹，老六是香桃。陳香梅最初是在北平孔德小學讀書，移居香港後先後在真光女子中學及銅鑼灣的聖保祿女書院攻讀，其後進入嶺南大學就讀。